

年

卷

1

第

第31-39期

世界情勢

各地風光

生活文化

科學見聞

吾友

散文戲劇

名著譯述

信箱特寫

語文練習

每逢一四七日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一日發行

卡利納將軍飛往開羅

近一週來，歐洲的戰報似乎轉趨沉寂。北非和巴爾幹的戰事，一度緊張之後，由頂點又降落到比較平靜的空氣中。自德軍於本月十五日進駐保加利亞，並以大批空軍分佈於保境各空軍根據地之後，英國亦乘勢聯使希臘表明作戰決意，並傳說英國為防備北部希臘國境，已有多數軍隊在希臘南方港灣登陸。據此情勢推測，近一週來的沉悶，也許是暴風雨前夕的一個象徵。大戰戰爭的演變，循着一定的軌道，時而緊張，時而鬆懈。暫時沉悶的局面，正潛伏着無限的危機！

北非方面，自墨索里尼首相於二月二十三日在法西斯黨大會中發表演說，反覆闡明作戰決心，並表示與德國加強合作，協力一致之後，義大利民心士氣為之一振。在這次演說中，最堪注意者，墨索里尼首相不諱言戰敗，不粉飾事實，坦白承認義軍在北非所受之打擊。在去歲十二月十一日，義軍於退去北非「塞迪，巴拉尼」之際，義軍司令官卡利納將軍為英所俘，由英軍以飛機送往埃及開羅。關於此次戰役，開羅英軍總司令部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發表戰報說，義軍被俘者數近三萬五千餘人，並謂英軍在利比亞境內六十日之戰鬥，僅死傷二千人。將此兩個數目對比一下，可知英方戰報故作誇大之詞，與墨索里尼首相之坦白承認義軍一師團已全部覆沒之豪語兩相比較，實覺英國之一講「面不正」與義首相之「正而不講」。



→去歲十二月十一日在北非被俘獲之義軍司令官卡利納(中立者)

英屬委任統治地伊拉克之

五歲幼王斐賽爾第二

· 敘 ·

伊拉克舊稱美索不達米亞，為舊土耳其帝國邊省之一。第一次歐戰時，英政府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強迫土耳其正式放棄伊拉克，並會同法國在伊拉克及其他阿刺伯區域發表宣言，表示他們佔據的目的，在於「解放久受土耳其人壓迫的各民族，幫助他們建立國民政府，權力由當地人民賦予，官吏亦由當地人民自擇。」但阿刺伯人深知英國的欺詐技術，更反對英國以武力統治伊拉克，遂於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高揚反英旗幟，各地阿刺伯人群起響應，因暴動而死者約萬餘人。英政府受此

嚴重教訓之後，始知武力難以鎮壓阿刺伯人的反抗，且軍費浩繁，引起國內納稅人的惡感，於不得已情形之下，改用懷柔政策，派遣柯克斯 (Koch) 爵士前往伊拉克，緩和當地阿刺伯人的反英情緒。柯克斯乃選任阿刺伯人組織內閣，但是，每部均置英籍顧問一人，以為監視。同時，柯克斯為消弭反英運動，籠絡人心起見，更採用帝制，以為號召。在此種懷柔政策之下，斐賽爾王子 (Prince Feisal) 被選為伊拉克國王，並於一九二一年正式加冕。斐賽爾為漢志 (Hijaz) 前王胡賽因 (Hussein) 的第三子，初為「波多英」地方的酋長。在第一次歐戰期間，斐賽爾曾鼓動阿刺伯人革命，並以酋長資格，親率其部族參加革命，以勇敢善戰聞名。自其即位以後，事無巨細，俱受英人挾制，無從行使國外權柄，不啻為英國武官的應聲蟲。

第三種敵人——跳蚤

· 鏗 ·

第一次歐戰時，倫敦各街市的理髮店蓬勃一時，獲利最厚。因為自前線歸來的兵士，久伏於戰壕內的結果，衣服污穢不堪，頭髮日久不修，甚至穢氣沖鼻，不可以近人。他們歸來之後，首先跑到理髮店中修飾頭臉，並出重價招雇按摩專家，為他們撫摩過身，俾使久困在戰壕內的四肢得以舒暢，而恢復健康。所以，第一次歐戰時獲利最多的兩種商人，是軍火商和理髮商。

污穢的衣服和日久不剪的頭髮，製造出來許多寄生人體上的害蟲。這些害蟲以頭髮及污穢的衣服為繁殖的發祥地，以兵士們的血液及他們的食糧，遍佈於過身，無從為之預防或消滅。日久之後，血液中了毒素，兵士們像患病似的發起燒來，甚至有的被噬過劇者，皮膚潰爛，痛癢兼作，終至無藥可醫，被送回後防醫院。戰地中寄生人體的害蟲，最普通的就是跳蚤。這種害及兵士健康，散播傳染病

騎好愛並，械機弄玩喜，二第兩賽斐王幼克拉克伊
· 件機之上車踏即視檢其示圖。車



症，影響兵士作戰心理的小東西，一直到現在還成為軍醫的仇敵，無法完全消滅牠們。所以，一個退伍的英國兵上說：「交戰國是互相認作仇敵的；實則他們還有一個公敵，那就是寄生兵士身上的跳蚤。」英國是以注重「消耗戰」而聞名的。第一次歐戰時，因採用消耗戰而得勝；這次還是沿用故技，死力掙扎。他們從何處學來這種消耗戰術呢？大概是從觀察跳蚤消耗兵士們的血液而學來的。跳蚤潛伏於兵士們的身上，侵蝕着兵士的皮膚，吸取一些血腥的餘味，其頑強與靈活，雖使高射砲和坦克車遇之，亦無法消滅。

目前英國已動員全體軍醫和護士，努力剷除他們的第三種敵人——跳蚤。但是，從英國沿岸的防禦地帶所得來的報告說：兵士因患「傷寒熱」而回歸後待治的，仍是源源不絕。這就是英國作戰上的最大困難！

此次歐戰發生後不久，伊拉克因係英屬委任統治地之一，又與英國簽定盟約之故，遂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由澳大利亞及印度輸往英國的軍隊和原料品，均經由騰運伊拉克南部之波斯灣通過，避免蘇伊士運河的航線。至於伊拉克的油田，對於英國作戰所必需的燃料，更屬重要。在此種情形下，不幸斐賽爾王於上年因汽車失事而殞命。王子斐賽爾第二，年僅五歲，繼父就任國王，另委其叔父安拉 (Ali) 為攝政王，兼行國事，以輔佐之。



↑阿根廷中部分反對納粹主義的演講者，在去歲夏季首都都力與縱樂團混血青年男女加入納粹黨

納粹主義與民主主義的宣傳戰

第一道火綫是阿根廷

· 毅 ·

僻處於南美的阿根廷，在一七二〇年以前，還是西班牙的屬國。一八一六年當地土人起而反抗，驅逐了西班牙人的統治者，自立為共和國。阿根廷的首都是「布拿諾斯愛里斯」，位於拉普拉塔河口，氣清水秀，風景幽美，為全國最大工業區，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亦為世界商港之一。

在過去，美國並不十分重視阿根廷；美國人民的一般觀念，認為阿根廷是一個熱帶的國家；當地蓄養着長髮的高柯斯人，白日裏以牧畜為生，到了晚間就以跳舞來消磨時光；國內大部分的人民從事於農業，其中土人生性強悍，以賭博為生，常因細故結仇，相互拼鬥，仍不脫原始人類的野蠻性格；阿根廷國內缺乏現代化的工廠，缺少熟練的技術人員，更缺少受過現代科學訓練的工程師，設計師，以及繪圖員；阿根廷不過是一個獨立的共和國，國內經濟雖然以農業為基礎，但全國農產品尚不足以供給國內食糧，仍須仰給於國外的輸入。以上種種的見解和認識，就可代表過去美國人民心目中的阿根廷了。

過去的情形已如上述，現在却不同了。自戰爭開始後，納粹主義隨着軍事的進展逐漸抬頭；牠的侵蝕性的蔓延，已經掩蓋了全歐，西方以歐洲作中心，向四週發展。納粹主義的急先鋒——第五部隊，在世界動盪的激流中，把牠們活動的範圍由歐洲擴充到美洲，企圖在美洲抓着一個據點，攻取以美國為民主政治中心的「美國化」的美洲。在這種政治性的前哨戰中，最適宜於納粹勢力的繁殖地，自然是僻處於南美的阿根廷。納粹勢力的所以選定這個地方作為向外擴張的立足點，在政治性的戰略上是有其獨到的見解的；其深謀遠慮也是為一般

見識膚淺的美國政治家所難以窺破的。

自然，納粹勢力在阿根廷的活動還沒有達到「表面化」的程度；納粹黨人在各方面的活躍，就像是溶岩在火山口下潛伏着一般，一遇到最適宜的機會時，就可噴發出熾爛的火光。僅僅見之於事實的納粹主義的宣傳品，是阿根廷的一家日報——El Lampero。報社的主筆是一個領受納粹黨津貼的阿根廷人，名子叫做奧塞斯。

四五年以前，這個報紙的言論僅注重於阿根廷國內政治的改革，經濟的復興，並積極提倡公共事業，主張開闢耕地，吸收國外資金。但自歐戰發生後不久，過去的論調就算是過去了，新的言論和宣傳性的新聞佔滿了篇幅。但是阿根廷是一個言論及出版自由的國家，政府自然不能任意加以干涉和禁止刊行。最近，奧塞斯刊載了一篇誹謗英國的詩歌，用猥褻的文字寫出，惹起很多人的注意。隨之，當地英國使館提出了抗議，阿根廷政府遂以誹謗罪名加之於奧塞斯，判了六個月的徒刑。事情發生後不久，一部分傾向於自由主義的阿根廷的上流階級，為了對抗納粹主義的宣傳，就在街頭上張貼標語，散發傳單，警告人民說：「納粹主義已經侵入我們的政府，和我們的海陸軍界之中！」這可以說是納粹主義和自由主義在阿根廷國內的宣傳戰！

美國政府對於侵入阿根廷的納粹勢力，一向保持着「默察而熱慮」的態度。但是「美洲是美國人的美洲」這句話，在納粹勢力猖獗抬頭的今日，美國人更將視為金科玉律。美國人眼望着歐洲已經變成了納粹主義的本土營地，絕難再容忍納粹主義遠渡重洋而繁殖到美洲的土地上。所以，在現在和將來，阿根廷也許變成納粹主義和民主主義宣傳戰的第一道火綫了。



↑ 德國軍隊於法蘭德斯大勝後，全上國下之歡呼。

戰時德意志

原作者 Sherer 氏於一九二五年向親友借得美金二百元，乘運午船渡歐。自那時起至一九二七年止，任芝加哥講理報駐歐記者，遍歷全歐各地，並至亞洲諸港。他曾親歷當日慕尼黑會議時的風雲，又曾目擊今次叛亂的最後和平階段。戰爭爆發後，他是留駐德國的美記者之一。去年十二月底回抵美國後發表此文，今節譯如下：

William L. Sherer 原作
羅 亭 譯

人民的鎮靜

以德國人的眼光看，今年是戰爭開始的第八年，他們是從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台日算起的。這大戰我們可以看出世界沒有任何國家能像德國那樣，輕易地由和平轉變為戰時體制。在納粹治下，德國人民，八年來的勞力和長時間的勞苦工作，已把他們訓練成冷靜平靜。去年六月——法國西崩潰的時候，居住柏林的外國人，以為德國全國必將捲入歡欣鼓舞的狂潮。但希特勒並未下令懸旗誌慶，教堂的鐘也靜默無聲，雖然希特勒本人由巴黎回到柏林時，受到生平第一次盛大的人民郊迎。

林人，也都感覺其難於忍受。後來戈林元帥盡說此事，才訓令他們准許說話。但彼理仍為盡職的看門人所禁止。少數可以通過的，也須爬到第一層上，快快吹完，馬上回來。

很多人却想與他們的門監，達到一種默契，因為他有許多法律許可的手段，弄得你敢怒而不敢言。例如空襲元帥，警報撤除後，他可以命令任何人留在那裏，擔任掃除和疏通空氣的工作。在大將死未死的早晨四點鐘，又未得睡眠，那真不是件好受的差使。就是銀行經理，在空襲來臨時對他的門監，若小有失敬的話，馬上就能把這份差事招在頭上。

如果有人對於他們的門監有背後批評，而被他聽見了，他有法子來收拾他們。當空襲時他把他們房頂上或街上去的危險工作，分派給你擔任。數千防空砲彈爆炸後，彈屑如急雨般散落，他可以命你爬到屋頂上。去撲滅落下的火花。產業上儘管你是大股東。也不能不受看門人的命令。

最近宣傳部長戈培爾，想使避難時的穴居者們添點興趣，把地下生活，拍攝許多幽默的卡通片。其中有用各種角度描寫一個青年人的狼狽困憊，當他在深夜為警報摧擊，跑到地下室去時，看見他的芳鄰們止住一位正在匆忙中穿起衣服來的漂亮女人。但柏林人所講述的最好聽聞，還不在此。空防部長勸人民在八點就上床睡覺，這樣在空襲來臨前能得到兩三小時的睡眠。有的聽勸，大多數却以為為然，當進入地下室時，與鄰人寒暄時，有的招呼：「早安，」那是證明他睡過覺來；有的招呼：「晚安，」那是還沒睡的。更有來了就喊：「希特勒萬

友吾



↑ 英法荷比國合被俘兵士，各於地擔任勞作。

「歲」的。柏林只有很少幾個大公共避難所，也只有少數地下室是建築完善的。大多數僅在平地下三四呎深，炸彈和防空炮火的碎屑很容易侵入。柏林不像倫敦或巴黎有防禦碎屑的砂袋擋住的窗戶，因為砂袋需用黃麻製作，麻是德國缺少的東西。

最好的地下室，是屬於希特勒的，在那裏決不會遇險。很深，有鋼骨橫梁和加厚鋼骨水泥牆壁，通氣通光設備也很完全。一間私人起居室，一間辦公室。即使英空軍把附近完全炸毀，通路堵塞，也可以平安逃出，因有多條隧道，通到數百碼以外各地。

猶太人的防空室最壞，有些根本沒有避難所，多數避難所，祇准收容阿利安種人，而不容猶太人，他們須自集一處。有時祇好伏在樓下的地板上，假若彈從房頂落下，炸不透還可幸免，炸彈落街心，那麼樓下是反更危險了。

柏林的貴賓

有一個時期，頗有人以為英機常於有外交使節團蒞臨柏林時施行轟炸為無禮。其實英國也有他的道理，那班小國的使節來到柏林，也想像希特勒連戰連勝之下，來看看柏林，他們往往相信柏林是不受空襲的。宋勒——佛爾哥將軍的內弟，西班牙外長——就是其中之一。他於柏林停留十天，曾廣泛視察全市，沒碰見過空襲，也未見有轟炸的遺跡。但在他要離柏林的前夜，英機來了，那晚上戈培爾及其他納粹宣傳人員正在亞羅酒店歡宴宋勒。宴席草草完了，全體出席者到亞羅隔壁的理髮館去，因為亞羅的防空地下室在那兒，一直呆到第二天早晨的四點鐘。

意大利外長，莫索里尼首相令婿，齊亞諾公爵在柏林時也碰到這麼一次。自此以後英國非常注意到柏林的貴賓們。

莫洛托夫，蘇聯外長蒞臨柏林之夕，李賓

特羅菲爾外長舉行盛大歡迎會。除希特勒以外之納粹最高首領，尤其元帥級人物和陸海空軍最高將領全數出席。我還記得那夕威海姆街官員們的擔心，因為倘若英機來襲，把那樣大一個盛會給請到地下室去，那就成災了。

英機當晚沒來。次夕，莫洛托夫在蘇聯大使館招待德方各領首時，警報突然大作，全體被迫避至地下室，莫洛托夫從漆黑的窗戶向外觀看救火工作。但當晚英機並未在市中心擲彈。

英空軍的襲擊，柏林市本身所受損失極為輕微，英機也從未於市中心區集中攻擊。初來柏林的生客可以費幾點鐘巡視產業區和住宅區，看不見一種受損的房屋。據說曾有五百餘幢房屋被炸，但一月內即重建完畢。英機轟炸大部集中在柏林近郊的各工場，雖時有命中，但除二二三小廠外，並無多大損害。柏林西北郊著名的西門子電機廠和亨利爾飛機工廠是攻擊的目標，英機會屢次來轟炸，但祇有數次命中，損毀機械間一，格納庫一。最近曾去參觀一次，它的大機械在隆隆聲中運轉着，完全看不出損害在那裏。我雖沒有到愛森去觀察過著名的克勞伯炮廠，但據一位可靠的美記者說：十一月中旬以來，英機集中攻擊後，曾去看過一次，損失極其微小。這是很使人驚異的，因為克勞伯廠大鎗鐵爐的火光，即使是在夜間，飛機駕駛員也很容易發現作為目標的。

據我所知，英機從未於任何德國都市中的住宅區施行過單純的恐怖轟炸。醫院雖會有被炸者，那是轟炸附近鐵路和車站時所波及。雖然漢堡大碼頭和造船廠曾被命中，但不嚴重。我在最近曾到那被稱為德國第二大都市去過。未見市中有絲毫空炸痕跡。市中心所受損害最大者為慕尼克，十一月八日，希特勒於盧文布勞啤酒廠地下室舉行一九二三被炸紀念後不久。大隊英機來襲，車站和發電廠同時被炸，而車站相距市中心甚近，波德慕尼克市罹此不幸。

未完

瘋人婦

非非

誰能說莊不迷人呢？她有着一個適中的正
直鼻子，一個像熟透了櫻桃似的嘴，一雙
半睜半閉的護那長長的密密的睫毛蓋着的人而
且黑的眼，在左腮上，還有一個時常閃動的笑
渦。

她生長在一個平舊的家庭裏，在那裏，她
渡過了她的少女時代；那時，她也像別的女孩
子們一樣，有着少女的心情，和少女的幻想
。每每聽到別人提她的婚事，就會紅着臉羞
怯怯的跑開去，但那日子終於來了，而且已經
過去。現在的莊，已不是從前的樣子了，她已
由活潑變為憂鬱，由少女成為少婦。

「人生真是一場夢呢？唉！」她苦悶的嘆了
一口氣，想起了過去。

一幅圖畫在她眼前展開了，一座濃密的樹
林裏，她和瑞——她的知友——倚着蒼老的樹
根，並肩坐着，日光穿過密密的樹葉，射在她
們的身上，地上，斑斑駁駁的像些散碎的金子
在發光。

她和瑞眺望着那遠處的青山白雲，默默的
欣賞着那大自然的美！

「瑞！怎麼不說話？」莊打破沉默說。
「喂！我在想……」

「想你的情人？是不是？」莊笑着趕忙接下
去。

「胡說！你才是呢？噯！說真的，我想你
的事呢？聽說張家那個人有神經病呢？莊！你
知道不？」瑞看着身邊的莊，等回答。

「是呢？爸爸媽媽已經願意，而且訂了，
我又有什麼辦法？」莊一提起自己的事，臉就
會紅，她把頭低着着着瑞。

「聽你這樣，像個低眉苦臉的！莊！別
輕易的誤了你的「一生」！瑞淺笑着，半玩笑半
認真的說。

那一片片的麥田，被微風吹得斜向一邊微
微的顫動着，斜陽照着牠們，像洒上了一片金

騙

「英，原諒我吧！請你原諒我是出於愛你
之心，作出背理的事來。」逸扶着英的肩頭，
帶着乞求的樣子說出「愛你之心」的時候，他感
覺在英的面孔上，浮起無數張五光十色的鈔
票。

英只默默的坐在沙發上，母親臨危的一幕
，又在她的模糊的淚光裏盤旋起來；恍惚她指着
床頭放着的——一個鐘頭說：

「孩子，這足夠過你一生的了，可是對於
你的婚事，自己可要慎重！娘管不了你啦！」
嚴肅，慈愛，沈痛的聲音，還留在耳鼓裏
，而事實上，自己已墮落在愛的苦海裏，無法
拔足！

屋門嚮處，跳進四個人來，昨夜曾經降臨
的母女，又帶着三個孩子來了；他們的行動
似是有計劃的，一聲不響的先將殘餘的花瓶，
煙架等物，拋棄在地上，然後孩子們爬上沙發
跳動着玩，那潑婦把頭髮披散下來，跌坐在地
上，指着逸哭罵着：

「我就知道你還會跑到這裏來麼，你不管
我們娘兒四個，你過舒服日子，別打算，人得
飲水思源，當初叔叔不肯供你上大學，我跪在
叔叔的面前央告，叔叔還說：『你現在這樣顧
他，將來他上了大學，可不顧你了！』好哇
，你今兒個重不再顧我了，就不要臉的了頭。」她
又把臉衝着英哭罵。這時英已逃到屋的一隅
，手扶着窗台，媽媽的屍立在那裏。「你引
誘別人的丈夫，你還是大學生，幹這不要臉的
事！告訴你！有我，你連個小老頭都不如！」

「大學生」三字，像是一根銀針刺在英的
心頭，同是由最高學術走出來的知識份子，這
樣的結合，應該是美滿的，理想的婚姻，但是
自己却走入這座陰慘幽暗的叢林，望不見明
朗的天日，誰說在知識階級裏，沒有欺騙女人的
衣冠禽獸！

冷儀

「你們打算怎麼辦吧！」那潑婦一聲斷喝
，驚醒了英的默想。
「你說怎麼辦？」逸的聲音溫柔而發抖。
「怎麼辦？你跟我走！」

前妻跳起身來，攙着逸的西服領帶，往外
走去，逸毫無抵抗的隨在後面，三個孩子像一
高蜂似的圍着逸的腿腳，都走出去了。而英依
然呆立在那裏，她感覺龐大的宇宙裏，只有她
一個人在生存着，而她又失去了前進的知覺！
一陣暴風雨過後，作飯的李媽才慢騰騰的
從廚房走過來。

「太太，這是怎麼回事？」
「李媽，他騙了我！」英像是看見了親人
，哇的一聲，撲在李媽的懷裏哭了！
「太太你別委曲啦，還有嘛孩子！慢慢熬
着吧，將來總有出頭的日子！」李媽一面陪着
流淚；一面用她勸街坊家養媳的那套話，來
勸着英。

夜裏三點了，英和李媽依然默坐在沙發上
，嗚的李媽前仰後合的衝盹，英却毫無倦意的
想出路，但是她只能想到這樣的生活，是無法
繼續下去的，至於如何逃避呢？只有「怎麼辦
」？在那昏亂的腦海裏，飄浮着。
忽然有人叫門，李媽趕緊跑出去，英想到
會是逸回來了，回來的果然是逸。
「英！我真對不住你，使你過這種生活
！」

英望了逸一眼，仍是默然，她想不到一句
責備的話，因為她一直在責備自己已有高深
的學識，而所走的途徑，和一個意志薄弱的平
凡女子有什麼分別！更懊悔自己一生的幸福，
是斷送在一個喜新厭舊的男人手裏，這種愛的
犧牲，是多麼卑鄙而無價值！

「英！我想我們現在沒有別的法子，只有
「走」，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

友吾

層，因呀因的！

鐘聲噹噹的響了三下，把她從回憶中拉回現實裏，夜已深了，她看身旁躺着的那個臉色蒼白的青年，不盡潑了兩滴辛酸的淚！她又想起了她婚後的生活：

「婆婆把這付重擔——她的瘋丈夫——整個的卸在她背上，於是她無晝夜的侍着他。

他有時愛她像愛無小貓一樣，有時又像獅子一樣的兇暴，他打她，撞她，毀她，她像他的玩物一樣，被他愛無——又被他折辱，記得有一天，他突然對她說：『是麼！在病中我有時過分的苦了你！』他眼睛裏現出的是柔情，善意。

「不，沒……」她驚喜的說不出話來，眼裏滿含着淚。

「妳哭了！哇！是我對不起妳！他爲她拭淚，帶着款款的說。

可是，狂感到這喜悅，希望，像雲煙一樣，消滅了！她的丈夫並不會好，他在時而明白，時而昏迷中過着，漸漸的他的瘋病更甚了，往昔，他把全屋裏的東西，都砸碎，望着那手裏，威殘的東西，他笑着，有時把玻璃都砸碎了，真時時的笑，有時又赤了身子，有時坐在荷花缸裏，時時又赤了身子，有時坐在荷花缸裏，時時又赤了身子，有時坐在荷花缸裏……

的與外存的痛苦，一年之後，哇！已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了，丈夫是依然如故，可是漸漸的希望都寄託給那個渺小的生命，她又漸漸的有了生氣，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氣。

「那什麼呀！學語的小生命，一顆空虛，傷痛的心！這個人，打沒有了，除了她，而且很重，一個個的，晚上，又還給了她婆婆。

重擔，她的丈夫，又還給了她婆婆。在旁邊，給用一片黃綢子，蓋上了，她的丈夫，怎麼老纏着？妳怎麼不說話？妳不嫌悶嗎？爲什麼我問妳，妳老不回答？妳把黃綢子，蓋上了，露出了那張青瘦衰怨的臉！她的丈夫望着她，傻笑着！

「走？走到那裏去？她會控告你重婚的，你還得找出法律的範圍嗎？」

「我們走到另一個國度去！」

「她們母子怎麼辦？哼！數年的結髮夫妻，你會拋棄了她，有一天，你再遇見一個比你好好的女子，你會更輕易的拋棄了我！」

「英，你別別沒有愛的聯繫，當然不會久遠，我和她的結合是沒有愛的聯繫，當然不會久遠。」

「愛？愛？愛！愛在別的青年男女之間，是純潔的，是偉大的，是甜蜜的，但是在我們之間，卻是卑賤的，渺小的，苦澀的。總之，我未來的命運，完全由你支配了，我承認我是弱者，我永遠不會像別人那樣頑強，我不回憶在更惡劣的魔鬼，在等待着我就够了！」

「英，放心吧！一邊的臉紅漲的像紫茄子，但是他仍極力的掩飾。『我永遠是屬於你的，我們現在就走吧！否則，她醒了，又要追來，』我們現在就走吧！否則，她醒了，又要追來，」我們現在就走吧！否則，她醒了，又要追來，」我們現在就走吧！否則，她醒了，又要追來，」

現在英只有服從，未來的一切，她都聽天由命呀！

三日後，一條鐵龍把他們帶出了關外。他們停留在一個大都市裏，暫且在一家酒店寄居着，像水一般的金錢，從英的保險箱裏的外流着，過了有一年多的光景，保險箱裏便可以望見底兒了！

有一天逸忽然對英說：「我想先獨自回家一趟，看看風聲如何，假使妳已經息訟，或是回到叔叔那裏，我再回來接妳！」

「你給榮寫一封信，託他打聽一下不可以嗎？」

「那多麻煩，我回去還可以順便託人謀事呢！往返也不過半個月的光景。」

「那就我們一道兒回去吧！」

「一道兒回去也好，不過若被她知道又是麻煩！我看還是我一個回去的方便。」

「方便，方便也去看看她！」

「英，怎麼你也會說出這種嫉妒的話來！逸的聲音與面容是那麽嚴肅的，的確英近來常常會聽到，或看到逸的嚴肅的聲音與面容。英漲紅了臉，一聲不響的低下頭去。

逸走了，英每天計算着日期，十天，半月，將及一個月，當英發現她那隻鐘頭失蹤了時，她知道逸永遠不會回來了。怒焰燃燒着週身的血液，她狂喊了一聲：「天啊！我爲什麼愛了一個有着卑鄙行爲的男人！是什麼樣的罪惡之網蒙蔽着我的眼簾，世間有洗滌我這污點的清流嗎？」

茫然間，她眼前現出一片荒涼的曠野，慈母山對面走來。

「娘，我好苦啊！」

她想撲在慈母的懷裏，但是她已暈倒在地上了。



扔一塊麵包到水裡，

似乎也會給人帶來大量的報酬與好運。

種子帶來的運氣

夜 曼譯

幾年前，住在達希地(Dahidi)島——位於南太平洋社會羣島中的首都巴比特(Paaiti)城的時候；因為發

現口袋裏的錢已剩得不多了，於是就搬到離城三十五哩的一間小房子去住了下來。房租每月三元。房子四週有兩畝空地，土非常肥沃，因此我想到是把牠弄成一個菜園，倒還不錯。

結果令我大失所望，成千累萬的小紅螞蟻幾乎抬走了我撒下的全部種子，同時一些田裏生長的螃蟹又吃掉了幸而長出來的少數嫩芽。

三個月後，代表我的努力的東西是：兩個被老鼠吃光了顆粒的玉蜀黍，三個小西紅柿，一個南瓜。如果，勞工的代價以每一點鐘兩毛設計，再加上我從美國買來的農具及植物種子的費用；合起來算，我所收穫的這些菜蔬每一個的代價是美金十五元五角。野心不死，我預備再一次嘗試。於是又從美國弄到少量新種子。

當我清除地上的雜草，預備下種的時候，我又看見成羣結隊的螞蟻同螃蟹已經在那裏等待着了，我簡直如被一種冷水山頭上澆下來。興趣為之索然，我想園丁的生活不是我能幹的，乾脆老老實實的還是賣文吃飯吧！當天下午我就開始擦抹我的已經生了鏽的打字機。正在這時候，一個住在附近的中國人，名字叫可

第二天的絕早路過巴比特城。所以我想把我的文稿趁此船寄出去。爲了想省錢，我決定步行到城裏。又吃了六個炒雞蛋，喝了一杯酒，把肚子裝飽了以後，我開始出發了。

那天晚上的月光，非常的美，我在路上走着的時候，看見路旁由絕壁掛下來的瀑布，籠罩着銀煙，巨浪衝激着珊瑚礁旁，捲起千堆的白烟。從當地居民的屋子裏送出片斷的達希地歌聲，並有六弦琴同手風琴伴奏。走到午夜的時候，我的肚子又空了。經過一所茅屋，一個年老的本地人給了我一些東西吃。後來他告訴我剛才我所讚不絕口的那些食物是用旱螃蟹

——那些毀滅我的菜園的傢伙——同一種野菜做成的。這種野菜在我住的那地方也生長得很多，我從不知道牠這麼好吃。

黎明時候，我到了巴比特城。船剛好進港，於是，我到郵局去寄出我珍貴的小包，寄的時候，心裏在默默的禱告。然後吃了一頓極儉陋的早飯。當我在海邊漫步的時候，一個禿頭，矮矮胖胖的中國人從我後面跑來。

「何興，你認得？」他問我。說的也是洋涇濱英語。

「認得，何興住得離我很近。」我說。

「哦，何興我的。他給信，說你給種子，種菜。我叫李發，開舖子，在那邊。」一邊說一邊用手指那頭。「你回家，什麼時候？」

「一會兒就走，坐公共汽車。」

的來到了。我又步行到城裏，在海灘長凳上等着信件上岸後，下了決心，鼓着勇氣到備信件的地方去問一問。起初，管理發信的女郎說沒有我的信，我心恢意懶，正想轉身走的時候，她忽然再問我叫什麼名字，接着說：「有一封信，欠百五十生丁。」

我付了錢，取了信後，身上只有二十五生丁了。這是最小的鈔票。但是，我打開信封一看，裏面有一短簡說我的文稿已被錄用，並附有五百美金的支票一張。

這對於我的確是一大筆財產。這筆錢够我現在這樣的生活費用好幾年了。在另一方面，這筆錢可以使我離開達希地了，我知道，如果我此時不走，將來我永不會有這麼多錢，够買一張船票的了。我在街上無目的地走着，心裏拿不定主意是去是留。直到城裏大鐘敲了兩下，我決定了走！

我臨行時，何興同李發都來送行。何興送給我的臨別禮物是一籃大個兒的土豆同十二個金色甜玉蜀黍——那是我送給他的種子的第一次收穫。

到了船上，我告訴侍者把那些玉蜀黍給預備好，午餐吃。我唯一的「食伴」是一位高而瘦，有着很濃的白鬚鬚的老頭。臉上表情很莊嚴。望之令人不敢接近。他在我對面坐下時，連頭都沒有同我點一下。從他看菜單時臉上的表情看來，我猜想今天的菜不會讓他滿意的。

當美好的玉蜀黍端上來的時候，他似乎很驚異，但是，立刻把他面前的食物推開，吃起玉蜀黍來。當他吃完了三個，預備伸手去拿第四個玉蜀黍的時候，他忽然問道：「茶房！這些玉

友誼

包裝的是什麼——高莖，大豆，南瓜，西紅柿，金色玉蜀黍。他一面接着東西，一面喃喃的說着洋涇漢英語：「錢，多少？」

「不要錢，送給你。」我說。

他用手抓住車門，同時黑眼睛裏閃着光，但是沒有任何別的情感上的表現。

以後，我簡直把何興給忘記了。我整天在盤算怎樣用我僅有的二百二十八個法朗（約合美金五元）生活下去，一直到我能賣出一篇論著或小說時為止。但是，我又想即或文章寄到美國去，馬上被取錄，三個月之內我也不能得到稿費。雖然房租已經預交了三個月的，但是食物怎麼辦？靠一百二十八個法朗過三個月是絕不可能的事，所以我打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主意，花了二十五個法朗買了些本地煙菜。（因為沒有煙我寫不出文章的。）剩下的錢都買了白薯同罐頭牛肉。

三天以後，我正在努力想寫一篇我最近在南海的經歷的文章時，一陣敲門聲把我從幻想中喚醒。敲門的是何興，他從車上拿出三個西瓜，一瓶酒，一籃子雞蛋，一隻母雞。

「小意思，你的。」他說完很快的就趕着車走了。

他的豐富的，慷慨的禮物，簡直是我的救命星。我的罐頭牛肉與白薯雖然也富於營養，但是現在，我連看都不愛看牠們一眼了。馬上我就計劃一頓「有雞肉的午餐」，但轉念一想，我就把這隻雞繫在院中一個木樁上，找到一些被老風吃剩的乾糧餵牠。午飯時我自己炒了六個雞蛋吃。以後繼續寫文章，這次精神抖擻，幾個鐘頭之後，就完成了。一篇。

每月一次，從紐新蘭開至美國的船，應該

信十之八九是不來的——於是，我心裏想，「三個月後，我也坐坐在這裏，懷着與那些流浪者同樣的渺茫的，痛苦的希望。」買了汽車票後，我只剩下九個法朗了。但我想有了螃蟹同野菜可以充飢，我總不至於餓死。同時我還可以努力寫作哩。

在我下車回來的時候，車夫交給我一隻小箱子。「你弄錯了，這不是我的。」我說。他解釋說這是一個中國人付了運費叫他給帶到我家來的。我打開箱蓋，發現一張用鉛筆寫的便條：「赫爾先生，這是送給你的。李發。」箱裏裝的是兩磅巧格力糖，一些荔枝，一瓶香檳，兩條絲手巾，一套絲質的睡衣。我把香檳擱在水池裏冰起來。

從前因為憂慮同盡吃罐頭牛肉與白薯的結果，我瘦了好些。可是在此後六個星期內，我的體重增加了十四磅。我全神貫注在捉螃蟹，餵雞，寫文章等事情上，把那瓶香檳都給忘了。一直到有一天，我的房東同他的幾個孩子來看我，我同他兩人才分享了那瓶酒。並且把李發送的巧格力給孩子們吃。第二天早上，在我的走廊上，放着一把香蕉，一袋橘子同芒果。

從此以後我的居停主人同他的太太，不時的送我一些水果同魚。這許多好處的粉至香來，都是由於何興所賜，我不能不深深的感念他。

由於他工作勤奮的原因，何興的菜園頗有豐收的希望。此外，何興不單會種菜，而且還是烤麵包的好手。他每星期要給我送四次東西來，有時是烤得很鬆脆的麵包，有時是用菠蘿作的點心。他每次都悄悄的給我放在大門口。

從我寄出文稿後的第三次船期，不知不覺

自來水。我說：「當我離開桌子的時候，他還在吃玉蜀黍。半個鐘頭以後，我在甲板上欣賞遠處的山漸漸在地平線消失的美景，我看見我那位「食伴」走了過來。」

「年青人，那真是美味的東西。」他說：「我一共吃了六個！你知道，我害着消化不良症，玉蜀黍是僅有的吃了後不讓我難受的食物中的一種。現在，告訴我一些達希地島的情形。我沒有到岸上去，只有傻子才能在六個鐘頭內去遊歷一個地方。」

我告訴他一些島上的情形，同本地人的生活概況，忽然我想，別說得太多了，恐怕會引起他不快，於是，我結束了我的談話。

「你還沒有說完哩！」他說：「你顯然很會利用你的耳同你的眼，但是沒有利用你的手寫點東西嗎？」

我告訴他我是以寫作爲業的，他於是要求看看我寫的東西。我挑出六篇短文給他，他坐在甲板上椅子上看文章，我暫時離開了他。幾個鐘頭後，當我再來到甲板上，他說：「裏面有四篇很不壞，你打算要多少錢？呵！我忘了告訴你，我是美國一個報業聯合的經理。」

我正想問他四篇一共給一百塊美金是否太多時，他突然插嘴說：「每篇給你一百五十元，滿意嗎？」我說：「那太好了，我很滿意。」當天晚上，我回顧自從我送給何興菜種子後，許多好運不絕的來到，簡直令我懷疑，扔一塊麵包到水裏，似乎會給人帶來大量的報酬與好運。

這許多的「善果」，完全是來自價值一元的蔬菜種子。

無異於提倡說謊的

西俗「萬愚節」



今天四月一日，是西洋風俗的「萬愚節」。

「萬愚節」有譯為「愚人節」的。在這一天，人們可以公然撒謊，造謠，欺騙，甚至開極大的玩笑。上當的人受了欺騙，受了損失，也祇好自認運氣，還要被說一聲「傻子」。

「愚人節」的興起，是在十八世紀中葉的法蘭西，當時無非是些無賴徒彼此效尤的勾當，後來竟會風行到世界各地。可是現在各國都已明文禁止，佈告取締了，因為他們也覺悟這種風俗是遺害千萬的。人群失去了信用，政府失去了尊嚴，每逢四月一日，多少緊要的事情不能辦，合同不能簽字，宴會不能舉行，社會上的一切，幾乎全部浸染着一騙(真)偽(真)的色彩，所以近年他們很少再有這種舉動了。

豬與馬的賽跑

范龍譯

四十年前荷蘭曾有一次熱烈的豬馬賽跑，至今還被人記憶着。在海牙(Hague)城裏有個運動俱樂部，一個青年在誇張他新買的一匹賽馬，速度是如何驚人。並且向其他的會員挑戰，說有沒有人敢跟他的馬比賽的。最後有一個人警告他，別再一吹半，因為他聽說他有一口豬，可以打賭比他的馬跑得快。

人們都笑他在發瘋，但是他很正經的說：「好啦！我決定要領教那匹賽馬到底有多麼快。不過我有一點條件，就是賭金要一千個雷德(Geld)。」荷蘭之銀幣。那馬必須要有兩個騎手，並且我的豬得練習兩星期，然後再比賽。」互相都承認了，約定兩星期後比賽。

刺「愚人節」的不當嗎？因為「愚人節」而鬧出很大的笑話，在每個鏡頭都有一些讀者，是看過那部片子的。愚人節這種風俗，無疑是絕對不應提倡和贊揚的，尤其是與社會聯繫的要素，道德觀念的精華，「誠實」二字完全背道而馳。我們應當打倒這種不良習俗，每一個人從自身做起，防止它的傳染。

末了，我們提醒諸位，今天是一般諛夫們，公開宣讀他們是善於撒謊與欺騙供詞的日子。

裏預備好一條肥而且大的鱈魚，是泥灘最愛吃的。吃飽了他又把泥灘趕回海牙，仍舊不給他東西吃，第二天再趕牠到斯其伊文今鎮去，這次他預備了三條鱈魚。

樓上西餐部 亞北號 電話西(一)一〇七號

專畫美術案 設計店頭裝飾 承刊報紙廣告 美訊廣告社

My Friend

Animals Are Human, Too . . .

The Love making of a Johnny Penguin follows a rigid pattern. When he proposes to the damsel of his heart he selects a pebble and lays it at her feet with pride and affection. If she picks it up, they are engaged. If she doesn't care for him, she leaves the stone untouched. Then he picks it up again, walks away, and eventually offers it to another. One day an old Johnny in the sub-Antarctic waddled up to Dr. Robert Murphy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gravely laid at his feet the shiny top of a condensed milk can. The curator picked it up, bowed deeply to the penguin, and they parted with mutual expressions of esteem.

✦ ✦ ✦ ✦

One morning following my setter through a sea-marsh, I saw him dash ahead after an old raccoon. The raccoon entered a small pond, with the setter swimming in hot pursuit. About halfway across the pond the raccoon came to a submerged log. On this he rested for a second; then, turning cautiously around he calmly faced his pursuer. When his enemy came within reach the raccoon gently reached out his tiny black hands, adjusted them nicely on the head of the dog, and then pushed the dog's head under the water, holding him firmly there!

The dog's tail and hind feet waved wildly in the air. Finally he got away and came up on shore, choking, very much amazed, and terribly embarrassed.

✦ ✦ ✦ ✦

With her half-grown baby walking beside her, a mother elephant was dragging a heavy timber in an Indian shipyard. Two chains, fastened to her collar, were hooked into the ends of the log. At a slight incline the mother had to exert her entire strength on the log and, while she was leaning forward, the youngster suddenly yanked one of the hooks out of the log, throwing his mother forward on her head. The little fellow made straight for the woods nearby, as hard as he could pound. Getting herself together quickly, the mother took after him, her trunk upraised. She caught up with him, and the men in the yard heard his squeals as her trunk descended on him again and again. Finally the two of them reappeared, the little elephant walking dejectedly at his mother's heels, holding to her tail.

Johnny penguin 企鵝，產於非洲及澳洲之溫熱帶，但多棲於南極帶，johnny 是 john 的俗稱，常用作稱人的外號，有「這傢伙」之意；within reach 手邊；slight incline 小斜坡；to get oneself together = to collect oneself 平心靜氣；to take after 追趕；to catch up with 追及；at one's heels 尾隨；to hold to one's tail 緊跟不離。

動物也有人性

陳 佩譯註

企鵝的求愛，遵從一種嚴格的規範。當他向他意中的少女求婚的時候，他挑選一塊光潤的石子，得意而多情地把它放在她的腳邊。倘若她啄起那塊石子，那麼他們就算訂婚了。倘若她對他不中意，她就讓那石子放在那裏，不去動它。於是他再把那石子啄起，走到別處去，然後再獻給另一個企鵝。有一天，一隻亞南極帶的老企鵝搖搖擺擺地向著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柯柏特曼非博士走來，把一個光亮的煉乳罐頭蓋很鄭重地放在他的腳邊。那位博物館長揀起它來，深深地對那企鵝鞠了一躬，他們互相表示着敬意分別了。

✦ ✦ ✦ ✦

有一天早晨，我跟着我的獵犬走過一片海邊的低濕地，看見我的狗追着一隻老浣熊衝跑前去。浣熊躍入一個小池中，獵狗游泳着在後面緊追。大約在水池半中腰地方，浣熊來到一個沒在水中的木樁上。他在這上面休息了一會，然後很小心地轉過身來，安靜地面對着他那追逐者。當他的仇敵來到近邊的時候，浣熊輕輕地伸出他那黑色的小爪，在狗的頭上纖細安排好，然後把那狗的頭推進水裏去，緊緊地在那裏把他抓住。

那狗的尾巴和後腿在空中亂擺。終於他掙脫了跑上岸來，急喘着氣，非常驚訝，而且極其窘迫不安。

✦ ✦ ✦ ✦

在印度的一個造船廠裏，一隻母象正在拖曳一段沉重的木料，帶着她那半已長大的小象隨在她的身邊走。繫在她頸圈上的兩條鍊子勾住木料的兩端。這母象來到一個略微傾斜的小坡上，必須把全身的力量用在這木料上，而當她正在把身體屈向前方的時候，那小象忽然把一隻鉤子從木料上拉脫了，使他母親往前跌倒，頭碰到地面。小象就一直拼命地跑到附近的林中去。母象趕緊鎖定之後，舉起她的長鼻子，向他追去。她追上了他，於是船廠裏的人們聽見當她那鼻子接二連三地落在小象的身上的時候，小象發出尖銳的叫聲。終於他們兩個又露面了，小象垂頭喪氣地緊跟着他母親的尾巴後面走着。

外蒙の現状

外蒙は完全に蘇聯の一部である。條約關係とか何とか理窟をつけば、外蒙は蘇聯で蘇聯ではないかも知れないが莫斯科の意思で如何様にも動くのである。そして此の外蒙と云ふ地域は、蘇聯の意思を代行する人間以外には絶対に往來出来ないし、又電信、郵便も通じない地域なのである。外蒙の西伯利亞寄の方からどんな道路や、航空路があつてどんな人間が往來してゐるかは知り得ないが、滿洲側からは絶対に人間の往來は無いのである。支那寄の側からは、事變前途には唯一の例外として張家口にあつた獨逸國籍を有すると稱し、德華銀行が庫倫の支店と電信を交換し又貨物の取引を行つてゐた。此の外には阿拉善旗に屬する「バन्दイトロガイ」「ハイアラマト」及び額濟納旗に屬する「チケ」「ドロンオフ」に在る支那人の密貿易業者の許へ時々外蒙人が物々交換にやつて來るのみである。但し此の途中も國境監視兵に見付かれれば、其の場は狙撃又は銃殺に處せられる。だから外蒙の現状は蘇聯の發表する以外はなかく分らないし又其の發表も其の儘受け取る譯には行かない。筆者の見聞で纏めた外蒙は大體次の様なものだ。人口は八十萬乃至百萬である。形式的には從來の封建制は徹底的に改められ、蒙古特有の盟、部、旗は廢棄された。兵役は義務四年制で二年は在營、二年は在郷である。男女共學の義務教育制は熱心に實現の努力を續けられてゐる。喇嘛教は已に瀕死の状態に在る。多數の青年が蘇聯に送られ共產主義と技術を教へ込まれ、此等が外蒙政府或は外蒙軍の幹部となつてゐるが「ブリアード」人が過半を占めてゐる。蘇聯人は一九三〇年來蒙古人の蒙古なる民族主義徹底の爲に庫倫に少數(五十名前後)の軍事技術顧問を残したのみで大多數は本國に引揚げた。但し大使館員は別である。外蒙を十三の行政單位に分け、是に一名宛蘇聯顧問を置いてゐる。學校及兵營に於ては「歴史に落伍せる蒙古族の復興は唯蘇聯との協同に依りてのみ可能である」と教へてゐる。

外蒙の現状

胡謨譯註

外蒙完全爲蘇聯の一部。若以條約關係或其他別の理由説、外蒙或爲外蒙並非蘇聯、但是無論怎樣、外蒙の行動都是要來承蘇聯の意思的。那裏外蒙這個地方、除了承受蘇聯之意思的代行人之外、絕對不許有人往來其間、並且還是一個不通郵政電信的地方。究竟從西伯利亞到外蒙有怎樣的道路、航空路；都是些甚麼人往來其間、同無從得知、而從滿洲方面是絕對無人往來的。由中國方面去、直到事變前、僅僅有一個例外、就是在張家口有一個自稱德籍的德華銀行與庫倫分號互通電報及辦理貨物。此外有許多外蒙人、常常和那些在阿拉善旗所屬的「巴因迪特洛蓋」「哈伊阿拉馬特」及額濟納旗所屬的「旗克」「德隆奧夫」的中國密貿易者以物換物。但是這些人們若被國境監視兵發現了當場就被襲擊、或被槍決。關於外蒙の現状、除蘇聯所發表的以外還是很難明白、而蘇聯所發表的東西又不能盡信。現在綜合筆者之見聞所及、外蒙現狀大致如次：人口爲八十萬至百萬。形式上、歷來的封建制度已被徹底的改良、蒙古所持有的盟、部、旗、亦已完全廢棄。兵役爲義務四年制、二年任營、二年任鄉。現正努力實現男女同學的義務教育制。喇嘛教已呈瀕死狀態。多數青年送往蘇聯、教以共產主義及技術。他們都爲外蒙政府及外蒙軍隊的幹部人員、但「布利亞爾得」人則佔過半數。蘇聯人自一九三〇年來因外蒙徹底實現其蒙古人的蒙古之民族主義、僅在庫倫殘留少數的軍事技術顧問、大多數均已歸國。但大使館員則另作別論。外蒙共分為十三個行政單位、各置蘇聯顧問一名。在學校及兵營裏則教以「在歷史上落伍的蒙古族、只有與蘇聯協力才有復興的可能」。直至現在是和平無事的遊牧民族和外蒙的接觸已經完全被遮斷了、現在成了非經過蘇聯的有色眼鏡不能見聞世界的狀態。

「註釋」 「理窟」理由 「かもしれない」也許 「取引」辦理 「許」那裏 「見付」發現

「受取る」收取；當做 「竝に」及 「引揚」撤退

友友運動



「一個弱小者」的呼聲

編者先生：

貴雜誌「吾友」

的「徵友運動」內，每期都擠得滿滿的。因爲我也是愛讀「吾友」的一份子，所以也帶一份的加以認識，可是見到的多數是學界的人物，商界的連一位也沒看見，我想商人大概是擺不出吧！以一個弱小的青年，若入了黑暗的私商門檻，是不是會使人輕視的？我自己時常這樣的想，四年前，我也過着因爲生活的驅使，不得已，才在一個私商裏過着死悶的生活，私商的五花八門的古板專制，以爲新奇呢！商人及價值的來由，不外乎這幾點：惟利是圖，道德觀念絲毫沒有；苛薄，下賤，作種種社會公忿的事情，尤其是搗糶米五婦市布的好商們，以外還操動副業，囤積米麵等，種種不顧民生的操動，我時時刻刻在反對着，爲了飯盤問題，不得不受他們的驅使。拉雜的寫了一堆，您看了，會使您不高興吧？您或者也許說一句：「這人一定有神經病！」實際，我是受刺激太深了，所以我也想像徵友運動欄的實地，徵求幾位同情的朋友，也使我得到些安慰。

先生！但是不知道，憑我一個弱小的商人，能不能也在徵友欄發表我的徵友意見？希望您在貴雜誌「吾友」上的一個角落賜我一一個答覆。

一個弱小者 重瑋(天津)

重瑋先生的這一封信，寫得十分流利，字跡亦很清秀，足徵是一位勤於學問的青年。「徵友運動」的確多數是「學界人物」，但「商界」的連一位也沒看見，大概是重瑋先生沒有注意到的。記得第十三卷第十六兩期「徵友運動」內的第二十二及第二十七號，「不幸在過着學徒生活。」和「春天又來了一兩文的徵友者，就是商店員。我們也很願意趁此機會說明一下，就是徵友運動」的範圍是廣闊無際的，無論是學界，或是任何職業層，都有參加的資格。至於說「商人大概是擺不出吧？」和「是不是會使人輕視？」我想重瑋先生以你的立場，千萬不要對我們發出這種疑問，商人誠然是受人輕視的，他是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中介剝削者。尤其是道德掃地，唯利是圖之輩，更是受人輕視一等。然而店員本身却完全處於另一種地位，我們非特不會輕視他們，相反地我們是同情他們，願意盡力幫助他們；同樣對於工場的職工，以及其他所有各職業部門的青年，我們都抱着相等的熱誠。本來學生與非學生之間，就不容易有明顯的界限，在學校的同學固然是學生，走出了校門的同學就不是學生？或下成爲失業學刻苦自動的青年就不是學生？耗費他人的血汗，挾着書本，行屍走肉般地出入着校門的，這是真正的學生，所以「學生」二字在我們心目中是一種比較廣義的解釋，祇要是求知的心念，不斷地在努力着學問探討的青年，都是學生。

重瑋先生在信中幾次提到「弱小者」，末了具名還掛上「一個弱小者」的頭銜，這種自卑心理是要不得的。我們自負固不可；而過於失却自信亦不可，每一個人都不應當忽略他自己對社會的力量，處在「國權不麵」的「好商們」的範圍中，「爲了飯盤問題」，「不得不受他們的驅使」。但是千萬不可因爲「受刺激太深了」而喪失自信。同時應當時刻記住，什麼是「真」，什麼是「偽」；認清什麼是「是」，什麼是「非」，這樣纔不致使「弱小者」也滾入了「不顧民生」的「奸商們」的懷裏。

現在你可以知道「徵友運動」是不會拒絕你的參加的，我們是歡迎你來參加！歡迎任何職業部門的男女青年來參加！(編者)

●沒有知友來接受它們

自從「吾友」的徵友運動發起以來，我們可以看到有多少顆坦白純潔的青年的心在紙上跳動，這跳動引起我心靈的共鳴，我渴望着會從「吾友」的徵友運動裏得到「吾友」。

我是一個十九歲的北地青年，現在是高中二年級的男學生，好動不好靜，有的時候喜歡開玩笑，但很肯講老實話，我具有一顆真誠的心，我很羨慕一般戴着假面具的人們，我有着正確的思想，同時也崇拜真理和正義，對於我所喜愛的功課也很認真。酷愛籃球，但卻不高明，閑暇時也聽聽馬路。雖離電影，更喜歡在課外閱讀一些文藝作品。

柏深(20)(天津)

●爲了同情心

世界是大得無邊際，我們隨命運到處漂流，人們的深水相逢也會帶來安慰，但怎樣能如意的尋找理想的朋友呢？沒有朋友的人，在生活上會增加增心的勞疲和不安的。

我是高中的男學生，年十九，最愛文學，寫稿很多，很希望有愛好文學的青年男女與我做朋友，研究些文學問題，也足以鼓勵着向艱深的生之途上邁進。我的徵友目的，只是爲了人間的一點同情心。如果性情恬靜的人，也願與之相交。

林谷(20)(北京)

友友

● 一個人的表白

朋友！讓我告訴你爲什麼我也來徵朋友，我常歌吟魯迅那句話：「寂寞呀！寂寞呀！沙漠的寂寞呀！」我爲着寂寞。

是農家的孩子，從小也下過地，喜悅大自然，它太好了，使我對鄉土深深地懷戀。我富於情感，我會爲着一點小事發勞騷。看着可愛的「吾國與吾民」心裏很酸澀。喜悅讀些東西，要在那裏我出刺激和安慰。有時太興奮便會掙緊了拳頭，對着潮濕的屋子唱着雄壯的歌曲。然而有時也會悲哀，對着牆上褪色的圖畫，嗚咽地哭了。

我該承認我的窮，朋友！我不能欺瞞你，因爲饑寒的關係，我時常感到饑寒如洗，有時竟一文莫名。

歲數二十了，希望能夠明白我的，忠誠，熱情，能夠對我當弟弟或是哥哥看的人做朋友。

艾鄰 Zolbi (北京)

● 說話硬直不會拐彎

我是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子，可是仍脫不掉小孩脾氣，說話硬直，不會拐彎，現於某教會學校高中求學，不算太用功，可是平均在八十分以上，無論什麼功課都不感覺困難。尤其對英文，理化等科目更有興趣，課餘之暇頂愛看小說，及電影；不嗜好音樂，可是也不厭煩地嗜好文藝，及各種雜誌，願做幾年歲相仿，性情相似的朋友。

梧 Zolbi (北京)

● 平凡的现象

每當恬靜的夜，或是一個任何安寧的環境中，我總感覺得苦悶；一種莫名的苦悶，佔據在胸心底深處，再也解脫不了，或許這是一般青年的通病吧！

我常想引吭高歌以解寂靜，但它會那樣，歌不成聲；難有着宏亮富於情感的歌喉。表面冷靜似冰的面孔，而內心却有火熱似的情緒；處處顯着怯弱，感覺陌生，缺乏勇氣，但有時却又有着超人的毅力，秉着意志去幹——矛盾的現象！

就是這樣，我需趣味相投的朋友，使內心得到一些快意的安慰。最後告訴你，我年未滿二十，原籍浙江，住在北京。有着高高的個兒，近視眼而未帶眼鏡，喜音樂與文學，口琴也是我的技能之一，雖不見強，但是可以與看譜子吹的對敵了。

叔其 Zolbi (北京)

● 定閱雜誌三十餘種

我是「吾友」的一個忠實讀者，我每看到最末一頁的「徵友運動綱」；我就覺得這實在是青年人交友的大好福音。

我是一個二十一歲的男孩子，前在日本某商業學校讀書，因故中止。現服務於某公司。我的生活自覺非凡，每日除運動外，閱看內外各雜誌報章，就定閱的雜誌一項即不下三十餘種。現在想徵求幾位愛看雜誌，愛通信的朋友。

高堅 Zolbi (青島)

● 是你們最好的伴侶

雖然我是已經十九歲的女孩子，但自信仍是天真未墜。平日爲同學間最淘氣的孩子，喜歡游泳、溜冰、划船、騎自行車、唱歌、口琴、繪畫、國畫、西畫、圖案、漫畫亦有研究，也喜歡寫點散文小詩；念念古文字詞。陌生人看來都會批評我是粗孩子，其實呢！連最細的刺繡手也做得來，毛線活也打得滿好。性情也頗柔和，年青的孩子們！若是與我志趣相同者願結爲好友，一同研究一同遊玩，慢慢地你會覺出我是你最好的伴侶！

蔭 Zolbi (北京)

● 世界語的學習者

我是一個二十二歲的青年，卒業於某高中，曾做過小學教師，亦曾入大學做榜聽生。我喜歡討論問題，也喜歡文學與語文學，尤其是世界語 (Esperanto)。書本以外的事我喜歡唱歌、旅行，看電影，聽演說。我極願與比我小幾歲的男女青年爲友；尤其是願意認識世界語的學習者。

索洛 Zolbi (北京)

凡對本報徵友運動的意義有正確了解，而能遵守「徵友運動規則」(詳見本報第一期)的讀者，均可來信參加，其希望與刊登之各徵友者通信的讀者，亦可將函件寄交本報「徵友運動組」，附帶貼足郵費之信封一個，經審查認爲適合後，當即代爲轉信，一切須遵守徵友規則辦理，否則不加過問。

茲接 Zolbi 之來函云，因故停止徵友，謹代聲明。

三十年四月一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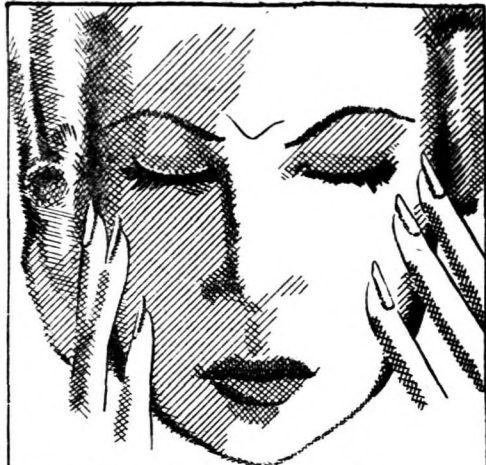
吾友

第一卷 第三十一期

主編 顧 遜
發行 吾友報社
印刷 京城印書局

定閱：每月九冊 八角
半年五十四冊 四元三角
(郵費在內)

社址：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三)局四八〇號



TANCNOL

本品係選上等國產當歸為原料。用科學方法製成。色液體。專治婦人月經不調。及一切因月經不調而起之症。功效確實。而無副作用。為唯一之調經良藥。糖衣片劑。均極便利。

主治 月經不調。月經閉止。月經疼痛。產後血虧。歇斯里的。

包裝 液劑 每瓶一百公撮。五百公撮。片劑 每瓶五十片。



婦科聖藥

當歸兜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售

分店：天津，英租界十九號路十六號

電話三局四一四〇

北京，東單三條一號

電話東局四六八九

中國農工銀行北京分行

資本總額 一千萬元
實收 伍百萬元
設立年月 民國七年十一月
營業種類 辦理商業銀行業務
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行址 西交民巷
電話南局三八四三
零二八

本市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電話東局六三零
西單北大街 電話西局八八六